

亲历中国丛书

主编：李国庆 郭又陵

文明的交鋒

一个“洋鬼子”的八国联军侵华实录

(英) 乔治·林奇◎著

(美) 王铮 李国庆◎译

THE WAR OF THE CIVILIZATIONS

BEING THE RECORD OF A FOREIGN DEVIL'S EXPERIENCES

WITH THE ALLIES IN CHINA

BY GEORGE LYNCH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亲历中国丛书

主编：李国庆 郭又陵

文明的交鋒

藏书个章

“洋鬼子”的八国联军侵华实录

(英) 乔治·林奇◎著

(美) 王铮 李国庆◎译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明的交锋:一个“洋鬼子”的八国联军侵华实录 / (英) 乔治·林奇著; (美) 王铮, 李国庆译.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1.5

ISBN 978-7-5013-4592-2

I. ①文… II. ①林… ②王… ③李… III. ①八国联军—侵华—史料 IV. ①K256.7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07954 号

书名 文明的交锋:一个“洋鬼子”的八国联军侵华实录

著者 (英) 乔治·林奇著 (美) 王铮 李国庆译

出版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7号)
(原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发行 010-66139745,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传真), 66126156(门市部)

E-mail btsfxb@nlc.gov.cn(邮购)

Website www.nlcpress.com → 投稿中心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华正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 7.5

版次 2011年7月第1版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13-4592-2

定价 35.00 元

译者前言

110年前的北京之夏,天气不似今年这么热,当时的执政者还是躲出京城凉快去了。那是因为……洋鬼子来啦,而且又是带着先进的枪炮,不请自来的!老牌帝国主义英国的史书记载,这批洋人为八国联军,共有18000人,跟大清的8万兵勇打了没几仗,就把北京给占了。代价是他们死52人,伤205人;而清军伤亡4万人。持续时间是1900年6月20日至8月15日。是谓“北京之战”,亦称“北京之围”或“解救北京”事件^①。在中国,这是“庚子事变”或“义和团运动”的一部分,一般称为“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时间和参战人数跟义和团运动的定性一样,还有争论。

西方列强用了两个根据来说明这次战争的“正当性”。其一是国际法。国际法保护外交使团和使领馆,也保护侨居他国的外国公民的人身与财产安全。中国侵犯了使馆,毁坏了外国财产,还杀了外国人,依照国际法和通商条约,应当受到制裁并要进行赔偿。这一条好理解。其二是西洋国家作为先进文明

^① http://en.wikipedia.org/wiki/Battle_of_Peking, 2010年8月28日。

的代表,有义务和责任去晓谕世界其他地区文明程度不够的居民并设法改进他们的野蛮状态。这一条的荒谬性在当时的大清国上下是不言而喻的,但很不幸,在当时的西方世界颇受赞同。于是,联军组成了,战争打响了,西方打胜了,中国低头了。但是,当理性的西方人看到他们的外交官、士兵、传教士和平民,在这场号称“正义”的战争中,屠杀中国普通百姓、劫掠私人住宅和清朝王公住宅时,不免要问:中国政府应当遵守有关战时行为和平时行为的标准法典,联合干涉中国的列强就不应当遵守吗?就西方军队及其他一些人的野蛮表现来看,西方文明真的比东方文明先进吗?

本书作者乔治·林奇就是提出这种疑问的西方人之一。此公生于1868年,以战地记者出名。为了报道这场文明之间的战争,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从踏上中国上海写起,直到事件结束,记下了随联军进京的所见所闻。他说他是“以平等的目光、平和的心态”,竭力保持不偏不倚的立场来报道的。对此,我们在翻译的过程中有过很多感触,有同意之处,也有不同意的时候。比如他对英国军队的作为,往往欲言又止或文过饰非。他自己在前言中也说过:“有些题材我不能触及。那些也许说明了我们的西方文明只不过是块野蛮的遮羞布的东西,想必也无法在英格兰出版。”又比如他对清廷,尤其是慈禧太后的评语,充满误解,等等。但是,为了不影响读者的独立判断,这里就不加细述了。不过我们还是愿意指出一点,也就是我们费力翻译此书的动因,即它毕竟是一个当年在场者的记录,又对西方文明内部的野蛮行为进行了道德批评和反省,提出了有关

种族差别和文明进程之间的关系等重要的问题。于是,既给我们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留下了一份难得的亲历实录,又给当代世界解决文明冲突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思路。

这个译本是据 1901 年伦敦和纽约的初版译的。除本书外,该作者还有一本《战地记者手记》(Impressions of a War Correspondent, 1903)存世。



作者肖像

前 言

爱尔兰南部一边远小城,破烂的画廊里,一位少年正在专注地临摹一尊塑像。这是教皇庇护七世^①赠送给英皇乔治四世^②的一批塑像中的一个。英皇觉得留之无益,弃之不敬,就扔在这座小城了。少年临摹的塑像旁是一座断臂女像。一把破伞遮挡着破屋顶上滴下的雨水。断臂女像之美有若一股暗香,萦绕在少年周围。阴晴交替,寒来暑往,少年怀着莫名的期待、日益增长的满足,全神贯注在塑像身上。他已心无旁骛,完全成了这无名希腊艺术品的囚徒。

数年前,一些连环漫画小报,以及一些道貌岸然得可笑的报纸和自作聪明得可笑的人们,嘲笑一位德国人的音乐粗野低俗。当时少年跟那些笑得最起劲的人一样笑。然而听了这种所谓的粗俗音乐之后,他一听再听,终于无法再笑,除了嘲笑自己当年的可笑。等他周游了世界回来,更发现乡亲们,那些像

① 教皇庇护七世 (Giorgio Barnaba Luigi Chiaramonti, 1740—1823), 1800—1823 年在位。——译者注。下同,除非另有说明。

② 乔治四世 (George IV of the United Kingdom, 1762—1830), 1820—1830 年在位。

他一样普普通通、勤勉苦干的小职员和中产阶级,也已不再嘲笑瓦格纳^①了,而是在选择周日下午在女王音乐厅上演什么节目时,都说最想听的是瓦格纳在拜罗伊特^②上演过的那些。他们终于理解了自己曾经嗤之以鼻的东西,而瓦格纳也终于俘虏了听众的芳心。

一天傍晚,在关塔那摩^③的山顶,他风尘仆仆,又累又渴,四仰八叉躺在滑溜溜、暖烘烘的草坡上,享受着从海湾的万顷碧波上吹来的清凉微风。身边的人议论着敌人的种种恶行;士兵口口相传的都是敌人屠杀伤兵、凌辱死尸的故事。他不得不亲自察看每一位伤员、检查每一具尸体来验证真相。事实是那些都是谣传^④。

① 瓦格纳(Wilhelm Richard Wagner, 1813—1883),德国作曲家,德国歌剧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前承莫扎特、贝多芬的歌剧传统,后启后浪漫主义歌剧作曲潮流,尤其崇拜女性。

② 拜罗伊特音乐节(德语:Bayreuther Festspiele),或称瓦格纳音乐节,每年一度为瓦格纳乐剧在德国拜罗伊特节日剧院举行。音乐节由瓦格纳所发起,1876年8月13日首次开幕,从创办至今只上演瓦格纳一个人的歌剧作品。

③ 关塔那摩湾(Guantanamo Bay,西班牙语作Bahia de Guantanamo),加勒比海—海湾,在古巴东南部,为世界最大、屏障最佳的海湾之一。

④ 作者在来中国前曾到过古巴。1898年6月10日,美国援助古巴独立,与西班牙作战,趁机占领关塔那摩湾,并于1903年签订一项条约,将其变为美国海军基地至今。

在接下来的另一场战争中^①，对于敌人的污蔑与诋毁更是盛行一时。这些敌人被指责有意朝救护车与战地医院开火。不加入诋毁的人被视为几近叛徒。但很快真相大白，双方都承认那并非是故意之举。在一次英国人与布尔民团的战斗中，他做了布尔人的俘虏。作为一名战地记者，有几个晚上他不停地为英国人辩解，指出布尔人指控英国人的五宗罪都是没有根据的。这让他强烈地意识到，万事都有两面，只有“兼听则明”。

“经验似一道拱门，让光亮照徹未知的世界。”

所以在这一场新的、发生在一块他未知的土地上、针对一个陌生民族的战争中，萦绕于耳的便是那“兼听则明”的格言。但是，在中国，听懂另一面之词尤其困难。这是一个与我们截然不同的文明，其差距有如霄壤，让西方目不可及、耳不可闻。

假设火星人的族突然降临在濒临渤海湾的这一片广袤大地上，我们跟他们之间的文明差距之大也就不过如此，我们跟他们之间的互相理解之难也将难分伯仲。

居住在同一星球上的两个民族，彼此所知竟然如此之少，

① 指布尔战争（1899—1902年）。南非原是荷兰殖民地，后被英国统治。19世纪30—40年代，荷兰裔布尔人建立德兰士瓦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19世纪末两邦分别发现储量巨大的金矿和钻石，大量英国人到达南非淘金，同布尔人国家爆发冲突。1899年10月11日，英军和布尔人爆发战争。战争开始时，布尔军击败英军，攻入英国殖民地。1899年12月之后英援军陆续赶到，不断反攻。双方于1902年5月31日签订《弗里尼欣和约》，布尔人停止抵抗，英国吞并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英国给予布尔人以经济补偿，并给布尔人提供一起压迫黑人的特权。战后双方共同建立了种族主义殖民政权南非联邦。

这真是一个奇迹。假如他们是那一支突然降临中国的火星人，我们自然会以我们的文明尺度来衡量他们。一旦发现他们非我族类，马上就会给他们贴上野蛮愚昧的标签。理所当然，这是我们遇到难以理解的事物时最容易采取的一种处理方法。但是，这些难以理解的事物有时候会顽强地抵抗、坚决地存在，直到最终被理解，就如那个德国人和他的音乐。

于是，他以平等的目光、平和的心态，观察着展现在眼前的百态，探索着其背后的生命力，并对这奇妙无比的东方生活日渐迷恋起来。时光仿佛又回到从前，他的目光重又凝聚在那座落满灰尘的塑像之上，他的双耳重又倾听着那常听常新的奇特音乐，秦国^①大地上的人民陌生而奇妙的生活，犹如一口源源不断的知识之泉，满足着他的饥渴。这些“火星人”是新事物的使者，既内蕴丰富，又隐晦难解，好似那米罗出土的断臂塑像和那刺耳的乐曲，自有一种奇特的诱人魅力；又犹如被基督徒亵渎过的神庙，尽管尘埃满地、幽暗无光，还是散发着若有似无的暗香，弥漫在他们生活之中。

丝丝缕缕的不实之词，既有故意的中伤，也有无意的误解，交织在有关这些神秘的东方民族的历史之中。与其他战争相比，在这场战争中，他们的一面之词更加难以听到，因而就更加令人神往。

本书既无意对中国的一切作全面的描述，也无意于文学风格的创新。作者的描述既不完整，也不连贯，亦难说均衡，但都

① 原文是 Sinim，西方古代对中国的称谓。

是在他看来引人入胜的事物。如果它只能成功地将读者送入梦乡,正如作者自己在炎炎烈日中写作时常常感受到的那样,作者也将认为自己没有徒劳一场——还是为英国文学增添了一部有益身心健康的催眠之作。

只是昏睡之英格兰的梦乡中假如真的浮现一幅幅淡淡的真相影像,那将是什么样的梦魇呀!联军所经之处,一座座村庄化为一炬,一船船无助的苦力死于河口,一群群妇女为免受污辱而投水自尽!西方残忍的十字军一路重复着暴君尼禄在古罗马所施过的恶行,像利刃直插北京的心脏,在皇宫汉白玉地面上践踏出一双双军靴的掌印!雄伟的城墙和碉楼弹痕累累,但屹立如故——恰如中华帝国,虽然低头,但并未崩溃——城头浮现出那位举世无双的奇女身影:中国的皇太后,叶赫那拉氏。

乔治·林奇

1901年8月1日

目 录

译者前言	(1)
前 言	(1)
第一章 上海到胶州、芝罘	(1)
第二章 大沽到天津	(13)
第三章 北仓和杨村之战	(22)
第四章 通州到北京	(34)
第五章 攻占北京	(48)
第六章 美军不攻紫禁城 翰林院之毁	(55)
第七章 解救北堂	(65)
第八章 一个中国文人对事件的描述	(71)
第九章 一个海关官员对事件的描述	(81)
第十章 联军在劫后北京划地而治	(92)
第十一章 阅兵紫禁城	(104)
第十二章 北京的神秘女子	(113)
第十三章 探访光绪和慈禧的寝宫	(117)
第十四章 强盗拍卖赃物	(123)
第十五章 征讨保定府	(134)
第十六章 扫荡西山	(143)
第十七章 新旧文明的比较 传教事业的昨天和今天	(149)

第十八章	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	(156)
第十九章	各国士兵之比较	(163)
第二十章	德国在东方的商业扩张	(173)
第二十一章	反思传教活动 张之洞的建议	(176)
第二十二章	南下广州 东西刑罚之比较	(183)
第二十三章	联军撤离中国但中国并未平静 采访孙中山	(193)
第二十四章	东西方文明之比较	(200)
第二十五章	结束语	(206)
附录		(209)

第一章

从上海到胶州、芝罘

我是先从古巴到开普敦的,然后被困于莱迪史密斯^①,再从那里被当做囚犯运到比勒陀利亚^②。获赦后却得了伤寒,困在家里养病三个月。不过我又及时康复,赶上了这趟新的风波迭起的中国之旅。从伦敦到上海,整个旅途大约 12000 英里,我每天都在担心能否及时到达。

7 月 28 日清晨,我一醒来,就看到舷窗框出的一幅画面。上半个圆呈蓝色,下半个却是深黄,两个半圆之间是一条细细的、赤道般的绿色平分线——那是上海附近的中国海岸。海水混合了细泥沙,就形成这样一种难看的颜色。我们下了轮船换乘小船。第一眼所见的中国风景是那些顶着急流溯江而上的棕色帆篷船。我们驶过林立的军舰——美国的、英国的、法国

① Ladysmith,南非纳塔尔省一城市,位于德班西北,为了恭维开普敦殖民地 1847—1852 年间的英国总督哈里史密斯爵士的妻子(西班牙人)而命此名,意为“史密斯夫人”,附近的哈里史密斯城则以总督本人的姓氏命名。

② Pretoria,南非行政首都和政治中心,距离约堡约 45 分钟的车程。比勒陀利亚建于 1855 年,市名是以布尔人领袖比勒陀利乌斯(Andries Pretorius)名字命名的。

的——然后是一群古雅的中国战舰，黄铜大炮昂首而立，高翘的船尾彩绘得富丽堂皇。

两岸平坦而潮湿，高出海平面只有几英尺。

临近上海，眼前的景象会令任何一个首次到访的人都瞠目结舌。如果没有那些帆船，他一定会以为这是某一英国制造业海港城市的郊区。它显然是庞大的英国商务在东方的壮观表现。大型的红砖厂房、铁路仓库、船泊码头，沿着两岸，随处可见，一直延伸到外滩。而外滩那一排排精美壮观的欧式大楼，楼前宽阔的大街和人行道，会让你想起布赖顿^①的海滨大道，或是英国其他的海滨城市。

就社会生活而言，上海是个封闭的城市。由护城河环绕着的上海城完全跟欧洲人居留地隔离，于是也或多或少地隔离了两方的居民。我好不容易在礼查饭店^②住下。饭店里挤满了从上海周边地区来的难民。顺便说一句，它不久前被一个德国人买了下来；东方商业浪潮之汹涌，由此可见一斑。

登陆不到一小时，我就被带到上海总会^③——男性的社交活动场所。上海堪称流言蜚语的滋生地，总会更是它的中心。整个总会里充满不安和忧虑的气氛。有报告说外国公使团及

① Brighton, 位于英国南海岸，距伦敦一个小时的火车车程。

② Astor House Hotel, 前名 Richard's Hotel, 1846 年由礼查家族兴建，是中国内地首栋西方酒店。1907 年修复成后古典巴洛克风格。现名浦江饭店，在上海虹口区黄浦路 15 号。

③ Shanghai Club, 英国在沪侨民的俱乐部，创设于 1861 年，1864 年建楼。1909 年在原址建 6 层新楼，1910 年 1 月启用。1971 年改为东风饭店，现已停业关闭。

其随员都惨遭屠杀了。弥漫整个城市的忐忑不安和忧心焦虑与当年印度反英暴动时的状况不相上下。由于北京方面一点消息都没有,天津那边的新闻又是零零星星,于是大家胡乱猜测,谣言四起。那些被证实的传言,证明了当地的暴乱愈演愈烈,杀戮惨烈。官方确认在离上海不到 80 英里的小镇上发生暴乱,九位传教士遇害,外滩上的坐椅被扔进黄浦江里。

次日,我动身去上海城里观光、拍照片。令人惊讶的是,我发现在总会里遇见的每个人都对这座城市了解甚微。一位大商人说,他上次进城已是八年前的事了。这让我顿时觉悟,他们似乎一直居住在自己领地上的大围栏里,因而对驱使中国人抗争行动的动机不甚了了。

把整个城市和欧洲人居留地隔开的是一条护城河和一堵城墙,相隔很远才有一座窄小的城门和桥梁与外界相通。城墙宽阔,表面用坚硬厚实的砖砌成,墙内最近刚立起一排高高的竹尖桩。从围墙上可以一览城市全貌;但是,那只不过是一片连绵不断的屋顶,其密集程度不禁让人联想起黄浦江江面起伏的波纹。各个城门口都有乞丐。有一个几乎赤裸的可怜人躺在城门口的台阶上,身上长满了梅毒疮。

看过那些屋顶,从城墙下来进入街道,就仿佛先用肉眼看过一片乳酪,又突然再用显微镜看——原来里面麇集着无数的生物,种类繁多,形态各异。根据另外一个原因,也许可以拿林堡软干酪^①来作比,但在那些街道里,林堡软干酪也许就有了香

① Limburger cheese: 一种气味浓臭的干酪。